

聊齋故事選

第二輯



許君遠譯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聊齋故事選

第二輯

蒲松齡 著
許君遠 譯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前 言

本輯所选譯的“聊齋”故事，大致屬於同一類型，主角多少都具有一些優良的品德，一部分還是俠客義士之流。蒲松齡有意借這些故事揭露社會的黑暗，宣洩他滿腹的抑郁不平。

崔猛、田七郎、宮夢弼、俠女、仇大娘，以及“紅玉”里面那個翹鬚鬚、闊下巴的大漢，都是俠客義士的形象，從這些人物中，不难看出作者是受了“史記”和唐宋傳奇的影響。李申（見“崔猛”）、田七郎、宮夢弼，正是戰國四公子門下的人物；至于那個翹鬚鬚、闊下巴的大漢，更可說是“虬髯客傳”主角的縮影。

在“崔猛”“田七郎”“向杲”“商三官”“仇大娘”“緱絨”“紅玉”“小梅”等篇里，作者一方面痛斥了豪紳惡霸的橫行不法，另一方面又抨擊了官府的賄賂公行。被壓迫者含冤莫伸，于是人化虎，女扮男，想盡辦法來達到鋤奸懲霸的目的。

“王成”是一篇素描，主角是個傳奇式的人物，因為他樸誠老實，狐媼和店主人都樂于幫助，使他由貧窮變為富足。文中寫一位親王不惜以六百金易得一鵝，是對當時朝政的絕大諷刺。

“俠女”是一篇很動人的故事。甚至有人說女主角就是呂留良的孫女。呂留良死后还受文字獄之累，曾被雍正毀墓戮屍。姑不論是否真有其事，但這篇故事的確有它的積極意義。俠女隱姓埋名，过着貧苦的生活，竟敢冲破舊礼教的藩籬，替她所敬愛的男子留存宗嗣，這不是當時士大夫所能同意的，蒲松齡竟公然出之文字，正可說明他對男女關係的看法是和一般人不同，而“聊齋志異”的價值也就在此。

但是這些故事，也有不少篇存在着“果報”和“宿命論”的意識，甚至还含有迷信的色彩。作者是生在封建社會的讀書人，自然會不知不覺地把這種觀點流露在文字上面。這種觀點是不健康的，是應該批判的，不過我們不能因為“聊齋志異”有這些缺點，便忽視了它的優點。

文字都是直譯，除了一些必要的刪節，沒有較大的改動，希望盡量保持原作的精神和風格。但由於譯者的水平所限，錯誤一定難免，至盼讀者批評指正。

一九五六年二月

目 次

前 言	
崔 猛	1
田七郎	11
向 杲	20
宮夢弼	24
王 成	33
俠 女	42
商三官	50
仇大娘	54
紅 玉	67
緞 鍼	76
小 梅	84

崔 猛

崔猛，号叫勿猛，是建昌縣^①一个大家公子。性情很剛直。幼年在私塾里讀書，小同学偶然侵犯了他，他常常举起拳头便打。老師規劝过他好多次，總是不改，因此才給他起了这样的名字和号。

到了十六七歲時，他練得一身好本事，还能撑着長竿跳到高房子上去；平日最愛打抱不平，一鄉的人都佩服他，因此到他家申訴冤苦的很多，屋子的里里外外常常挤滿了人。

崔猛專門鋤強扶弱，不怕得罪人。誰要惹惱了他，他就拿起石头木棍乱打，把那人打得遍体鱗伤。

在他大發脾气的当兒，沒有人敢劝他。只是他很孝順母親，老太太一到，什么事也就完了。老太太教訓他很嚴厲。他不敢違拗，可是一出門便忘記得干干淨淨了。

隔壁有个潑妇，每天虐待婆婆。婆婆快餓死了，兒子偷偷地拿飯給她吃，被潑妇發覺了，百般辱罵，四鄰全都听到。

崔猛大怒，跳过牆去，把潑妇的耳朵、鼻子、嘴唇、舌头都割了下來，她立刻就死了。

① 建昌縣 建昌縣舊屬江西省南康府，即今江西永修縣。

老太太听到这消息，大吃一惊，赶快把泼妇的丈夫叫来，竭力向他安慰，并且把一个年轻的丫鬟许配给他，事情才算没有扩大。为了这件事老太太气得成天哭，连东西也不吃。崔猛害怕了，跪在母亲面前，愿意挨打，并且表示很后悔。老太太还是哭，不睬他。崔猛的妻子周氏也跪下来求情。老太太这才把儿子打了几下，又用针在他的臂上刺了一个十字，涂上红颜色，使它消滅不掉。崔猛一併忍受。老太太才消了气，重进饮食。

老太太平素欢喜佈施和尚道士，遇到僧道上門，總是讓他們吃飽。这天他家門口来了一个道士。崔猛走过，道士望着他說道：“公子滿身都是橫暴气，恐怕难得善終。像你們这样行善的人家，不應該如此。”

崔猛因为剛才受过母親的訓誡，一听这话，便恭恭敬敬地說道：“我也知道自己的毛病，但是一遇到不平的事情，就無法克制。今后我要尽量改过，不知可能避免禍患么？”

道士笑道：“不要問能不能避免，只要問你自己能改不能改。你应当竭力抑制自己的火气。万一有什么意外，我告訴你一个免死的办法。”

崔猛生平不相信那种趨吉避凶的法術，听了道士的話，只是笑了笑，并不答話。

道士道：“我早知道你不肯相信。但是我所說的，并不是巫婆所用的法術。你照我的話去做，總是一种好事，即使沒有效果，也不至于对你有什么妨害。”

崔猛便請他指教。

道士道：“剛才在門外看到一个小后生，你應該好好地同他結交。將來你犯下死罪，他可以救你。”

說着，便叫崔猛一同出去，指着那小后生給他瞧，原來是姓趙的兒子，小名僧哥。姓趙的是南昌人，因為家鄉鬧災荒，暫時搬到建昌來住。

崔猛從此竭力和趙家父子交好，請他們住在自己家里，十分优待。這時僧哥才十二歲，登堂拜見崔母，崔猛和他結為兄弟。過了一年，僧哥全家回到南昌，從此便不通音訊了。

自從鄰家潑婦死后，老太太對兒子管束得更嚴了。有人來向崔猛訴冤，全被老太太擋駕。

一天，崔猛的舅舅死了，他跟隨母親去弔喪。途中遇到几个人捆着一个男子走过，他們嫌那男子走得慢，一路上不住的打罵。看熱鬧的人把路都塞住了，轎子抬不過。崔猛問是怎么回事，認識崔猛的人，爭先告訴他。

原來有一个紳士的兒子某甲，在鄉里橫行霸道。他看到李申的妻子長得美貌，想把她搶過來，只是沒有名目。于是便指使仆人，引誘李申賭博，借給他錢，把利息定得很高，还把李申的妻子寫在借契上做抵押品；李申錢輸光了，再借給他，一夜之間，就負債几串。半年后，連本帶利有三十多串。李申無力償還，某甲便派了很多人在李申的妻子搶去。李申到他家門口哭罵。某甲大怒，叫人把李申綁在樹上，用木棍敲打，逼他出立字據，不許翻悔。

崔猛聽說，氣極了，騎着馬沖上去，準備動武。老太太看見了，拉開轎帘叫道：“唉，你的老毛病又發作了嗎？”崔猛沒

崔猛



法，只得束手不問。

弔喪完畢，回到家里，崔猛不說話，也不吃飯，呆呆地坐着，眼睛看着前面，好像在和什么人生气似的。妻子問他，他也不答理。到了晚上，和衣而睡，翻來覆去，直到天明。第二天晚上，又是如此。有時開門出去，一下子又回來睡下。這樣做了三四次。妻子不敢問，心里虽是害怕，也只能听憑他。最后一次他出去了很久才回來，就關上房門睡着了。

那天晚上，有人把某甲殺死在牀上，肚子剖開，腸子流了出來。李申妻子的屍體，也赤裸裸地丟在床底下。縣官懷疑是李申幹的，把他逮捕審訊，濫用酷刑，腳踝骨都打得露了出來。但是李申始終沒有招認。

過了一年多，李申因受刑不過，只能冤枉地招認人是他殺的，依法判決斬首。

這時崔老太太死了。出殯之後，崔猛便對他妻子說道：“某甲實在是我殺的。只因老母在世，不敢向人洩漏。如今大事已經辦完，為什麼自己犯了罪，却叫別人遭殃？我要到衙門里自首去了。”

他的妻子驚恐地拉住他的衣服不放。崔猛扯碎衣服，走脫了，立即趕往衙門中自首。縣官大吃一驚，把他加上刑具，關在監牢里，一面當堂釋放李申。可是李申不肯走，硬說人是他殺的。縣官沒法判決，只好把兩個人一併收監。

李申的家人親戚全埋怨他。李申道：“崔公子所做的事，正是我想做而做不到的。他既然替我做了，難道我忍心看他死嗎？現在就只當崔公子沒有自首好了。”無論怎樣，他也

不肯更改口供，还和崔猛爭執得很厲害。時間久了，衙門里全曉得了實情，硬把李申釋放，要讓崔猛抵罪。

眼看刑期快要到了，恰好卹刑官趙部郎前來覆核獄囚。看到崔猛的名字，命左右侍從迴避了，然後點名喚他。崔猛走到里面，抬頭向上一望，原來趙部郎便是僧哥，一時又悲又喜，便將案情照實供出。

趙部郎考慮了好一會，仍然把他收禁監牢，吩咐禁卒好生看待。後來因為他是自首的，依律減罪，判決充軍雲南，李申跟去替他服役。不到一年工夫，又按照大赦的條例，把他釋放回家。這全是趙部郎的力量。

崔猛回來以後，李申始終不肯離開他，替他料理一切事務，而且不受酬報，只是對於飛簷走壁掄槍使棒的武技，却特別用心學習。崔猛待他也很好，替他娶了老婆，又贈給他一些田產。

崔猛從此竭力改變已往的行為，每次撫摸胳膊上刺的十字，便流下淚來。因此鄉鄰有什麼爭鬥的事，李申總是假借崔猛的名義，前去調解，並不通知崔猛。

有個王監生，家里很有錢。各處無賴匪徒都和他往來。縣里一些殷實人家，多被他們搶劫，有人得罪了他，便派刺客在路上把這人殺死。

王監生的兒子，也很荒淫殘暴。王監生有個守寡的弟媳，父子倆都和她有姦情。兒媳仇氏，屢次規勸丈夫，結果被他用繩子勒死。仇氏的兄弟告到衙門里，縣官受了王家的賄賂，反把原告按誣告律治罪。仇氏兄弟含着一肚子的冤屈，沒處申

訴，便找到崔家來，想向崔猛訴苦，李申把他們擋走了。

過了几天，有客人來訪崔猛，正赶上仆人不在了，崔猛叫李申送茶。李申一声不响，走了出來，對別人說道：“我和崔猛不过是朋友罷了，跟着他奔波万里，在人情上也算說得过去了。崔猛從來沒有給我薪水，反叫我做奴仆的事，我實在不甘心。”說完，气冲冲地逕自走了。

有人把這話告訴崔猛，崔猛見李申忽然改變了態度，不免有些詫異，可是也并不放在心上。過了兩天，李申忽然又向衙門遞狀紙，控訴崔猛三年來不給他工資。崔猛這才感到奇怪，便親自上堂對質。李申洶洶地爭論不休。縣官認為他沒有理由，把他呵斥几句，赶了出去。

又過了几天，李申忽然在夜里闖進王監生家中，把他父子二人和弟婦一併殺死，在牆上貼了一張紙，寫上自己的姓名。等到縣里派人前去追捕，早已逃匿無踪。王家懷疑是崔猛主使的，縣官不相信。這時崔猛才明白李申所以控告他的緣故，原來是怕殺了人連累他。

縣官行文到附近州縣，緝捕得很緊。恰巧李自成大軍打進了北京，事情才攔了下來。

不久，明朝滅亡，李申帶了家眷回來，依舊和崔猛相處得很好。

當時地方上土匪很多。王監生有個侄兒，名叫王得仁，把他叔父從前結交的無賴匪徒集合起來，盤据在山里做強盜，放火劫掠村莊。一天夜里，他帶領全部盜匪，借復仇為名，來到崔家。崔猛恰巧出去了。李申跳牆逃出，伏在暗中。強盜搜

不到崔猛，便把他妻子架去，又搶走了許多財物。

李申回來，家里只剩下一个仆人，又气又急，一時無法可施。于是他找到了一根繩子，分成几十段，把短的交給仆人，長的自己帶在身边。他吩咐仆人跑到強盜巢穴的背后，爬上半山，用火燃着繩子，散挂在荆棘叢中，然后立即跑下山來，其他一切可以不問。仆人答应着去了。

李申看到強盜腰里都纏有紅帶，帽子上全繫着紅巾，便仿效他們的裝束，扮作強盜。家里有一匹剛生下駒來的老馬，強盜把牠丟在門外，李申把小馬繫住，騎上老馬，銜枚[●]出門，直向強盜的巢穴中來。

這時強盜正佔据了一个大村莊。李申把馬拴在村外，自己跳牆進去，看見強盜們乱嘈嘈的，手里刀槍還沒放下。他私下問了小強盜，知道崔猛的妻子關在王得仁家里。

过了一会兒，听到傳令，叫強盜們各自休息，大家一齐答应了。

這時忽然有一个人前來報告，說东山起火，強盜們一齐向那边望。最初只有一點兩點，一下子多得像天上的星斗一般。李申气喘吁吁地叫道：“不好，东营里受到襲擊了！”王得仁大驚，立即裝束起來，帶領強盜們前去迎敵。

李申趁此机会，悄悄地溜到后面，見兩個強盜守衛在那里，李申騙他們道：“王將軍的佩刀忘記帶去。”兩個強盜爭先尋刀，李申拔刀從他們背后砍去，一个先倒下了，另一个剛要

● 銜枚 枚的形狀像筷子。古時行軍，在偷襲敵人的時候，令軍士嘴里銜枚，防止他們說話。这里是靜默無聲的意思。

回头，也被他殺死。然后他把崔猛的妻子負在背上，跳牆逃出，解下馬來，把韁繩交給她，对她說道：“娘子不認識路，只管放開韁繩，任憑這匹馬怎樣跑。”老馬因为恋念着小馬，奔得很快。李申在后面緊跟着。过了山谷把繩子燃着，挂滿谷口，然后回轉村中。

第二天，崔猛回家，認為这是个奇恥大辱，暴跳如雷，意欲独自騎馬前去平賊。李申劝他不要冒險，一面召集村人商議。村人胆怯，誰也不敢答应。經過多方劝导，只得到二十几个壯丁，但是又沒有兵器。

這時正好在王得仁的族人家里拿到兩個奸細，崔猛要把他們殺死，李申不許。他叫二十几个壯丁排成一隊，手中各拿着白木棍子。然后把兩個奸細拖過來，割掉耳朵，放他們逃走。

村人見他这样做，都很不高兴。大家說道：“像我們这种隊伍，正害怕強盜們知道。如今反而把虛实告訴人家，万一他們發動全部人馬，向我們進攻，这村莊一定保不住了。”

李申道：“我正要他們前來。”

他先把窩藏奸細的人殺了，又派人出去借弓箭，借火器，并且到縣里借了兩門大砲。等到天快黑了，他帶領一羣壯丁走到山谷中險要的地方，架上大砲，叫兩個人拿了引火，躲在一边，吩咐他們要看見了強盜才發砲。然后他又帶人到山口的东面，砍下許多樹木，堆在山坡上。他和崔猛各帶十几个壯丁，分在左右埋伏。

一更天將尽，远远地听到馬嘶声，偷偷一看，強盜果然蜂

擁而來，人馬絡繹不絕。等他們全部進入山谷，李申便下令把樹木推下，堵塞強盜的歸路。忽然間大砲響了起來，喧譁叫喊的聲音，震動山谷。強盜赶快后退，自己互相踐踏。退到山谷的東口，走不出去，擁拥挤挤地聚集在一處。山上弓箭火槍，像暴風雨一般射下來，強盜們斷頭折足，橫七豎八地倒在山溝里，最后只剩下二十幾個人，跪在那里哀求饒命。李申派人把他們捆綁好了，送回村莊，一面乘勝攻入匪巢。守巢的強盜听到消息，早已逃得無影無踪。李申和家人搜出他們的錢財糧食和軍用品，一起帶回村中。

崔猛高兴極了。便問李申当初安置火繩的道理。

李申道：“我在東山安置火繩，是怕他們向西追趕，因為我們要向西逃走。至于用短的火繩，乃是要它一下子燒完，怕強盜偵察出那里沒有人埋伏。后來我把火繩安置在谷口，乃是因为谷道很狹，一個人便可以擋住去路，強盜便是追來，見了火光，一定会害怕。这全是一時不得已而冒險的下策呀。”

于是把俘獲的強盜帶來訊問，他們果然是追到山谷中，看見了火光才嚇退了的。

这二十幾個強盜，全都割下了鼻子，放他們逃走。

从此崔猛、李申的威名大震。四方避亂的人，全都逃到这里來。村中有民兵三百多人，各處強盜不敢侵犯。靠着这种力量，地方上太平無事。

田 七 郎

武承休，遼陽人，欢喜結交朋友，跟他來往的都是一些有名氣的人。一天夜里他夢見有人對他說道：“你的交遊可以說是很廣了，不過都是濫交，只有一个人可以共患難，何以反而不認識？”武承休問他是什麼人。那人答道：“田七郎不是嗎？”

武承休醒來很詫異，从第二天起，碰到他所交往的人，便問田七郎是誰。客人里面有人知道田七郎是東面村莊的一个獵人，武承休便很禮貌地到他家拜訪。剛用馬鞭子敲了門，不久就走出一个人來，年紀有二十几歲，狼目蜂腰，戴着油光光的帽子，穿着黑色短褲，上面打了許多白布補釘，高高地拱着雙手，問客人是从什麼地方來的。武承休通了姓名，託詞說路上感到不舒服，打算借个地方休息一下。接着又問田七郎不在家。那人答道：“在下便是。”說着就把武承休請了進去。

武承休四下一望，見院內破屋數間，用木樁支着將要倒塌的牆壁。然后又走入一間小屋子里，只見到处都挂滿了虎皮狼皮，連一張坐的凳子也沒有。田七郎就地鋪了一塊虎皮，請客人坐下。

武承休同他說話，覺得他談吐坦白質樸，心里非常高兴，立即送些銀子給他，作为日常生活費用。田七郎不肯接受，武承休再三相強，七郎才拿着銀子稟告母親。但是一下子又把銀子拿出來還他，怎么也不肯要。武承休还是坚持要他收下。這時他母親老态龍鍾地走來，疾言厲色地說道：“老身只有这个兒子，我不願意叫他伺候貴人！”武承休听了很不好意思，便訥訥地告辞走了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武承休翻來覆去地想，不明白他們的用意。恰好一个跟他去的人，在屋子背后听見田七郎母親說的話，就告訴了武承休。原來当七郎拿着銀子去見他母親時，母親对他說道：“我方才看見这位公子，滿臉晦气，一定遭受大禍。我听到有人这样說過：被人家看得起的，要能替人家分憂；受人家恩惠的，要能救人的急難。富人可以用錢來報答，窮人只有拿出义气來。無緣無故地收人家的厚礼，不是什么好事，怕要用你的性命來報答的！”武承休听了这一番話，深深佩服田母的賢德，同時也越發傾慕七郎。

第二天，武承休备好酒席請田七郎，他辞謝不來。武承休便走到他家，坐在屋子里討酒吃。七郎親自斟酒，送上鹿肉，很尽情礼。

过了几天，武承休备酒还席，田七郎这才來了，兩人談得很高兴。武承休又送他金錢，仍然不肯接受；託詞說要買一些虎皮，七郎才收下來。但七郎回家檢查了一下他所存的虎皮，还值不到武承休所付給他的价錢，便想再到山中獵獲几只，湊足了再獻給他。在山里打了三天獵，一只老虎也不曾打到。这